

《三娘教子》（《双官诰》【前本】）

主要角色

王春娥：旦
薛保：外
薛倚哥：小生

情节

明代，儒生薛广，往镇江营业。家中有妻张氏，妾刘氏、王氏。刘氏生一子，乳名倚哥。又有老仆薛保。薛广在镇江，适遇同乡人，以白金五百两，托带回家。不料其人吞没白金，购一空棺，停厝荒郊，以为薛广灵柩，回乡报知张氏等，举室嚎啕，使薛保运回灵柩安葬。后家渐衰落，张、刘不能耐贫，先后改嫁。三娘王氏深鄙之，誓与薛保茹苦含辛，抚养倚哥，送之入学，己则织布以易升斗之粟。倚哥在学堂被同学讥为无母之儿，气愤回家，遂不认三娘为母，语语挺撞，三娘怒不可遏，将刀立断机布，以示决绝。幸薛保竭诚劝导，母子始和好如初。

注释

前在丹桂听孙菊仙小子和小黎青合唱此剧，唱做俱妙，无懈可击，生平最为惬意。孙菊仙去薛保，白口至“三娘”二字，声若洪钟，有石破天惊之概。

根据《戏考》第一册整理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子）	守冰霜贞节为本，效寡居教子成名。
	（念）	可叹儿夫丧镇江，每日织机度日光。但愿我儿龙虎榜，留下美名万古扬。
	（白）	奴家，王氏春娥。配夫薛广，去往镇江贸易，不想命丧镇江，多亏薛保搬尸回来，可恨张、刘二氏，见儿夫一死，一个个另行改嫁。是我对天洪誓大愿，永不改嫁，抚养前房之子，取名倚哥，南学攻书去了。我不免机房织绢便了。正是：
	（念）	云雾不知天早晚，雪深哪知路高低。
	（二黄慢板）	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 思想起我儿夫好不惨然。 遭不幸薛郎夫镇江命染， 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还。 奴好比南来雁失群无伴， 奴好比破梨花不能团圆。 薛倚儿好一似无弓之箭， 老薛保好一似浪里舟船。 将身儿来至在机房织绢， 等候了我的儿转回家园。
薛倚哥	（内白）	走吓。
	（薛倚哥上。）	
薛倚哥	（二黄原板）	有薛倚在学中来把书念， 怀抱着圣贤书转回家园。 众学友一个个说长道短， 他道我无娘亲好不惨然。 因此上回家去——
	（薛保上。）	
薛保	（白）	这般时候，还不见东人回来，待老奴外面看来。
薛倚哥	（二黄原板）	与母争辩， 又只见老薛保站立门前。
	（白）	参见薛保。

薛保 (白) 东人回来了。

薛倚哥 (白) 回来呢。我妈呢？

薛保 (白) 你母亲在机房织绢。

薛倚哥 (白) 带我去见。

薛保 (白) 且慢，随老奴后面用饭。

薛倚哥 (白) 见过我妈，再吃饭。

薛保 (白) 你就要来吓。

(笑) 哈哈……

薛倚哥 (白) 就来的。

(薛保下。)

薛倚哥 (二黄原板) 听说是我母亲机房织绢，
走上前施一礼儿见母安。
(白) 参见母亲。

王春娥 (白) 罢了。儿吓，回来了？

薛倚哥 (白) 回来呢。

王春娥 (白) 为何今日下学甚早？

薛倚哥 (白) 先生不在学中，故而回来甚早。

王春娥 (白) 那书来背。

薛倚哥 (白) 妈吓，吃完了饭在背书。

王春娥 (白) 背了书再去用饭。

薛倚哥 (白) 要背就得背。

王春娥 (白) 将脸朝外。

薛倚哥 (白) 是。

王春娥 (白) 背吓。

薛倚哥 (白) 妈吓，我忘了书尾。

王春娥 (白) 自有忘了书头，哪有忘了书尾的道理？

薛倚哥 (白) 不错，忘了书头了。妈吓，你提我一句。

王春娥 (白)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薛倚哥 (白)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王春娥 (白) “为……”

薛倚哥 (白) 妈吓，咱们家里为什么？

王春娥 (白) “为人谋面不忠乎？”

薛倚哥 (白) 哦，“为人谋面不忠乎？”唬唬唬，香炉瓦灯唤唤呵唬。

王春娥 (白) 往下背。

薛倚哥 (白) 往下背。

王春娥 (白) 叫你往下背。

薛倚哥 (白) 叫你往下背。

王春娥 (白) 咀。

薛倚哥 (白) 咀。

王春娥 (白) 指望儿在学中攻读，谁想儿在外面贪顽，贪顽不知紧要，岂不误了儿的青春年少。还不与我跪了。

薛倚哥 (白) 要跪就得跪。

王春娥 (白) 畜生吓！

薛倚哥 (白) 畜生吓！

王春娥 (二黄原板) 小奴才不读书把娘气坏，
有几个年幼人儿且听来。
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太宰，
石敬瑭十三岁拜帅登台。
三国中周公瑾名扬四海，
七岁上学道法人称将才。
十三岁在东吴挂印为帅，
烧曹兵八十三无处葬埋。
那都是父母养非神下降，

难道说小奴才禽兽投胎？
 (白) 也罢。
 (二黄摇板) 手执家法将儿来打，
 薛倚哥 (二黄摇板) 你打别人孩儿好不害羞。
 (白) 妈吓，你要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你打别人的孩儿，好不害羞，好不害臊。
 王春娥 (白) 儿吓，这两句话，哪个教道与你？
 薛倚哥 (白) 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这两句话，还不会说么？
 王春娥 (白) 话倒是两句好话，可惜儿太讲迟了。
 薛倚哥 (白) 你今天不打我，我还不说呢。
 王春娥 (白) 哎，天吓！
 薛倚哥 (白) 哎，地吓！白相去哉。
 王春娥 (二黄原板) 小奴才一言问住了我，
 闭口无言王氏春娥。
 叫一声薛郎夫阴曹等我，
 等候了你的妻同见阎罗，
 我那薛郎夫吓……
 (薛保上。)
 薛保 (二黄原板) 小东人下学来机房闯祸，
 好一似火上又把油泼。
 (王春娥哭。)
 薛保 (白) 哎呀！
 (二黄原板) 三主母在机房啼哭闷坐，
 转面来问一声东人一个。
 (白) 东人。
 薛倚哥 (白) 干什么？
 薛保 (二黄原板) 你的母教训你非为之过，
 为什么将好言当作了恶说，
 东人哪……
 薛倚哥 (白) 你少管我们家里闲事。
 薛保 (白) 暖……
 (二黄原板) 这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来师之惰。
 老薛保进机房双膝跪落，双膝跪落，
 (白) 三娘吓……
 (二黄原板) 问三娘发雷霆却是为何？
 王春娥 (二黄原板) 老薛保你不必苦苦哀告，
 三娘言来细听根苗：
 自古道养娇儿终身有靠，
 又谁知小奴才平日无故，半路途中，跌了奴一跤。
 薛保 (二黄原板) 劝三娘休得要珠泪双掉，
 老奴言来细听根苗：
 千看万看，看东人年纪小，
 望三娘念东人下世早，
 只留下这一根苗，必须要轻打轻责，饶恕他一遭，下次不饶。
 王春娥 (二黄原板) 你道他年纪小，心不小，
 说出话来雅赛铜刀。
 自古道，人无有千日好，
 花开哪有百日姣？
 织什么机来把什么子教，
 (白) 也罢，
 薛保 (白) 三娘忍耐了吧！
 王春娥 (二黄摇板) 割断了机头两开交。
 (王春娥哭。)

薛保 (白) 哎呀!
(二黄摇板) 见三娘怒冲冲把机头割断,
吓得我老薛保胆战心寒。
走上前来好言相劝,
尊一声三主母细听根源:
都只为老东人镇江命染,
是老奴千山万水, 万水千山, 搬尸回还。

(白) 老奴好恨!
王春娥 (白) 恨着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恨只恨张、刘二氏, 他把心肠改变,
一个个反穿罗裙另嫁夫郎。

王春娥 (哭) 哎呀……
薛保 (白) 老奴好喜!
王春娥 (白) 喜从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喜只喜三主母发下洪誓大愿,
你言道永不改嫁教训儿郎。

王春娥 (白) 哎呀……
薛保 (白) 三娘不言, 老奴明白了。
王春娥 (白) 明白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莫不是见那张、刘二氏心肠改变,
你也要反穿罗裙另嫁夫郎?

王春娥 (哭) 哎呀……
薛保 (白) 三娘你要走只管走, 你要嫁只管嫁。
王春娥 (哭) 哎呀……
薛保 (二黄摇板) 留下了老的老, 小的小, 在沿门讨饭,
我也要扶养他薛门中后代香烟,
哦, 哦, 哦, 好不明白的三娘吓……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我哭, 哭一声老薛保,
叫, 叫一声老掌家。
都只为小奴才下学甚早,
我叫他拿书来背, 他一字也不晓。

薛保 (白) 三娘就该打。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手执家法未曾打下,
他,
薛保 (白) 他讲些什么?
王春娥 (二黄摇板) 他, 他, 他, 他言道我不是他的亲娘。
薛保 (白) 三娘忍耐了吧!
王春娥 (二黄摇板) 啊啊啊……老掌家……
薛保 (白) 哦。
(二黄摇板) 听罢言来才知情,
回头埋怨小东人。
(白) 东人这里来。

薛倚哥 (白) 干什么?
薛保 (白)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薛倚哥 (白) 你们两个人唱的半天, 怎么我的不是?
薛保 (白) 你下学回来, 一言冒犯你母亲, 就该上前, 领责才是。
薛倚哥 (白) 什么叫“领责”?
薛保 (白) 就是挨打。
薛倚哥 (白) 挨打疼不疼?
薛保 (白) 焉有不疼之理?

薛倚哥 (白) 你晓得疼，你替我去挨罢。

薛保 (白) 哎呀，东人哪，去与不去，但凭与你。将老奴推倒在地，倘有不测，看你母子怎生得了？

薛倚哥 (白) 哦吓，你的唱功不好，做功倒不错。你不要哭，我去就是了。

薛保 (白) 待老奴教道于你。

薛倚哥 (白) 你教于我。

薛保 (白) 现有家法在此，顶在头上，跪在你母亲面前，你就言道：“母亲吓母亲，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意，她就不打你了。

薛倚哥 (白) 这两句话我会呢。

薛保 (白) 东人回来。你母亲问你，就说你自己讲的，不要说老奴教道于你。

薛倚哥 (白) 我晓得了。

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娘吓，你饶了我吧！

王春娥 (白) 儿吓，你早有这两句话，免得为娘一场恶气。

薛倚哥 (白) 娘吓，这话不是我会说的，是老薛保教与我的。

薛保 (白) 三娘，老奴跪下了。

王春娥 (二黄快三眼) 老薛保你莫跪一旁立站，

薛保 (白) 多谢三娘。

王春娥 (二黄快三眼) 骂一声小奴才细听娘言：

(二黄原板) 遭不幸儿的父镇江命染，
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还。
有为娘不改嫁为的哪个？
都只为儿年小，他年老，儿小他老，他老儿小，无依无靠，娘心不安。

(白) 也罢！

薛保 (白) 三娘教训了罢。

王春娥 (二黄慢板) 手执家法将儿来管，

薛保 (二黄摇板) 老薛保向前忙遮拦。
你要打将老奴责打几下，
你，你，你，你要打我的小东人，老奴心酸。

王春娥 (白) 呀！

(二黄摇板) 老薛保只哭得我心好惨，
他主仆的恩情重如山。
走上前来用手搀，

(白) 儿吓，

(二黄摇板) 从今后读书不要贪玩。

薛保 (白) 着吓！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我的儿好好的把书来念，

薛保 (二黄摇板) 要做高官有何难？

王春娥 (二黄摇板) 但愿得我的儿鳌头来占，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三娘教子万古传。

王春娥 (白) 薛保，我儿，来吓。

(王春娥、薛保、薛倚哥同下。)

(完)